

經部

四書講義困勉録卷二十三

贈内閣學士陸隴其撰

堯曰

咨爾舜章總旨　蒙引存疑皆云此章不必節節討個中字蓋歴聖相承雖只是一中然記者則未嘗特把中字做個骨子也其説固是然亦安知記者不以中字做骨子也理既可通何必不用甚矣蒙引之拘也

咨爾舜節　張彥陵曰按歴數在躬有投大遺艱意中字在政事上看執字與守字不同守便死煞執者隨時隨物而執其中也不徒曰執而曰允執盖必隨時處中圓融不滯方是信能執中四海困窮二句不過反言以足上意正見中之不可不執也

舜亦以命禹節　樂天齋翼註曰中外無道

予小子履節　徐儆弦曰此節總是既伐桀而告諸侯之詞而簡在帝心以上則自述其初請命於天而伐

桀之詞也予小子履六句見上帝命討之嚴而脫然無利天下之心朕躬四句是在已寄託之重而恐然有任天下之懼　帝臣大全淺說皆不專指伊尹簡在帝心總命討說蒙引存疑說約皆同
周有大賚節　張彥陵曰大賚五節記者零碎收拾湊成武王一段事實或舉其詞或述其事句句要見反商之政　大賚是溥濟窮民富善人是加厚天下良民大全饒氏及存疑淺說皆主此　或曰二句只一意謂大賚之所富

者皆善人　後說為長　書大賚蔡註無明文竊意亦只是善人是富非人人而富之也論語此節正是武成注脚蒙引解此節是矣而謂此與書不同恐亦不必分別若𤣥士以錫予善人為克商賞功之時則斷難從

雖有周親節

謹權量節　非其人之謂廢舉其職之謂修是三者政之綱也四方之政行言四方之政次第舉行不作效

說　廢官兼非其人缺其職說　淺說講謹權量三節根百姓有過在予一人來總是武王以天下為已責之實妙　按淺說曰夫武既以天下為已責於是謹權量云云

興滅國節　張彥陵曰興滅繼絶是兩事無後者續之已滅者封之也逸民仁賢之不在位者　不止商容箕子㡜引太拘　焦漪園曰謹權量等項紀綱何等嚴肅森然是一統規模興滅國等項恩澤何等浩大

藹然是太和氣象　樂天齋翼註曰徐岩泉云上是盡義截然齊一下是盡仁藹然太和所重節　喪祭兼有其財有其闕說寬則得衆節　沈無回曰四者是言治法非言心法也治法不在心法之外然相混亦不是　四書鏡曰堯曰章只重寬信敏公不重得衆等效

尊五美章總旨　五美從道心運用四惡從人心上恣肆　樂天齋翼註曰夫子告顏淵為邦示以法戒告

子張問政告以美惡蓋惟戒而後法盡善惟屛而後尊無疵也

尊五美節　五美下一尊字奉若神明蓍蔡必欲出乎身四惡下一屛字視如荼毒蛇蝎必不使加乎民

何謂惠而不費節　張彥陵曰愚按利雖民間所自有然非人主為之經畫則利亦不能自興故利之所在即是惠不費二字全在因字看出　莊忠甫曰時可勞而勞則不怨違事可勞而勞則不怨厲力可勞而

勞則不怨勤分可勞而勞則不怨侵　仁字大全朱子主治已説蒙引存疑説約主從政説看来當兼用刁蒙吉亦云此仁字宜兼内外説仁者心之德欲仁則保合其心之德是出政之本也仁者愛之理欲仁則推廣其愛之理是行政之實也　李九我曰君子常有從容暇豫安舒自得之意是之謂泰而其迹似於放曠佚樂恣情玩世有疑於驕存疑亦如此説然如此恐與惠而不費等不合然惟其生平未嘗慢一人輕一物故無尤無

悔無愧無怍常快然自得而泰　樂天齋翼註曰人心苟悔一人忽一事此心亦必有不安者心安則為泰矣　於無敢慢下補說泰字意方可接下句蒙引存疑皆如此　此泰字本不甚美泰而不驕在過不及上論與子路篇泰而不驕稍别　不必分别壬申十月

正與尊須要本心之恂慄出現如在外面檢點恐矯强不來

何謂四惡節　殺之雖當亦謂之虐　大全辨或曰看

孟子凶年饑歲至上慢而殘下一段便見出納之吝其惡與虐暴賊等　刁蒙吉曰五美則寛信敏公之驗也四惡則寛信敏公之反也

不知命章總旨　黄勉齋曰知命知其在天者知禮知其在已者知言知其在人者利害不能動乎外而後可以脩諸已義理有以養乎内而後可以察諸人三知字俱當兼行説

不知命節　張彦陵曰按命字舊主氣數説即所謂吉

凶禍福也知命即有居易以俟意非全諉之氣數也唯知命乃可以為君子蓋趨避之念銷斯進脩之志决朱子曰今人開口亦解說一飲一啄自有定分及遇小小利害便生趨避計較之心古人刀鋸在前鼎鑊在後視之如無者只緣見道理都不見那刀鋸鼎鑊　管登之曰命有當順有當衡若一身榮辱貴賤貧富死生利害此命當順若天地之危而致安之萬物之死而致生之豈可但委於命此命之當衡者

析疑曰壽縱百年不可姑待明日夭即一息此志不容少懈此君子之所以為脩身俟命也非不可奈何而姑安之之謂也以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此特莊列之知命非夫子之所謂知命也閒斯

不知禮節　徐岩泉曰先王制禮所以斂血氣也血氣從所禀來若無學問之力便奔蕩四出所損不小止有性靈至妙之天則降伏得他禮是性靈中原有的節度文章故須要知禮方能執持方能自立蓋不為

血氣所奪也　徐儆弦曰立字兼内外說記曰禮釋回增美質其在人也如竹箭之有筠也如松柏之有心也竹箭之堅在筠禮之捍外誘也如之松柏之堅在心禮之固内守也如之　樂天齋翼註曰據注立只就外面說然有兼治心治躬者亦不妨

不知言節　知言即依存疑與孟子一樣亦不妨雲峯說不必泥但此與孟子或有生熟之別耳　只當依雲峯

癸亥七月

張彥陵曰要知知人處不只是辨別人

品正是驗自己學力

四書講義困勉録卷二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四書講義困勉錄卷二十四 二十五

詳校官左都御史臣李綬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編修臣盧燧

謄録監生臣費元震

四書講義困勉錄卷二十四

贈内閣學士陸隴其撰

大全𫾉卓菴張氏曰左傳於孔子生卒歲月皆謹書之司馬遷作孟子列傳獨不詳生卒歲月何與或云孟子譜云周定王三十七年四月二日孟子生赧王二十六年正月十五日卒壽八十四愚按春秋年表周定王二十一年歲無三十七年也自定王至赧王

二十六年凡一百五十二年此云孟子周定王三十七年生壽八十四皆與年譜不合豈譜非耶抑記者誤耶綱目書孟子出處而不書卒亦闕事也

湖南講曰孟子說君之法有逆而折之者有順而導之之者有據事理而直言之者有觸機括而曲引之者前數章俱已可見以類而推全書總不出此若見梁惠王章則是逆而折之之法沼上章是順而導之之法晉國及襄王章是據事理而直言之法牽牛章是

觸機括而曲引之法

李毅侯曰興兵構怨之非仁義也中於世道者也爲我兼愛之非仁義也中於學術者也不問中於世道與中於學術而皆使天下無父無君則紛爭弑奪之禍未有不由此者故孟子言仁義於齊梁之間欲其行也辨仁義於楊墨之外欲其明也仁義之道明且行焉天下始各得其君臣父子之常矣

牛春宇曰七篇大義皆從仁義敷衍性善其本原也

孝弟其功用也知言養氣其蘊蓄也尊王賤伯與齊梁之君開陳者其事業也闢楊墨惡鄉原所以衛其防以承禹周孔子堯舜之統者也故上下篇之終皆以此

孟子於齊梁之君惓惓於五畝之宅百畝之田及庠序學校之政然皆遏其好利之心擴其不忍之心蓋徒法不能以自行也

梁惠王上

孟子見梁惠王章總旨　徐儆弦曰義利二字是治道學術大關節明此則純王雜伯君子小人皆一時勘破故大學之書以此而終七篇之論以此而始

孟子見梁惠王兩節　翼註曰梁王說利是功利之利非專指財利也

王何必曰利節　湯霍林曰梁王之非不止在利又在利吾國三字他只曉得有我便不知有大夫士庶故孟子意以仁義挽他仁義便是大公無我之心　張

彦陵曰言利而曰何必有斷然不必言之意言仁義而曰而已矣有舍此無可言之意　又曰這兩句且只就理欲上看到中間乃直陳利害出來　又曰仁義乃人性所固有亦有二字可味　邵闕曰唐虞人心道心之訓説得緊細孔子喻義喻利之旨説得分明孟子何必亦有之語説得嚴切　此仁既是專言之仁而又與義對説者與中庸三達德之仁同例但彼以仁知對説則是知行之分此以仁義對説則

是存心制事之分大抵仁有三樣看法有專言之仁有偏言之仁有專言而又與義與知對說之仁　東陽許氏謂愛之理含體用是矣謂心之德只說體未是論語有子孝弟章吳氏程說自明　朱子曰所謂事之宜是指那事物當然之理蒙引謂如此是義亦一半在外了又曰據事而言只喚做理不喚做義按蒙引不是朱子固曰理雖在外而實具於心矣註事之宜即所謂在物為理也蓋此義字包得理字

王曰何以利吾國節　張彦陵曰以首句為綱王為大夫士庶之表帥利風一倡不至攘奪不止可見利之端自王啟之害之實亦自王受之利之不可言如此

大全辯惟適張氏曰此節當玩三曰字及何以字凡弑君奪國遺親後君皆從此一念胚胎曰字乃心口相商深機隱智藴蓄處　上而言利即不取之於下而下猶將化之而況其勢必取之於下也下而言利即不至奪其上亦非上之利也而況其勢必至於

奪上也故曰上下交征利而國危　蒙引疑萬取千焉二句為不可曉謂如天子畿内千里只得萬乘其公卿諒非只一二人欲每人各取其十之一則萬乘盡矣天子又於何而取給按依愚說只以其所統屬而言則可無此疑　張彥陵曰後義先利雖主下之人說却根上好利來

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節　梁無知曰上面說危說弒說奪則遺親後君極矣仁義却無此禍　張彥陵曰

不遺不後皆自一念真切懇惻中流出一切利害都不計較　翼註曰一説君親二字俱指梁王説看来只可結歸梁王正講還閒閒説　張彦陵曰二者也字正應大夫士庶説

王亦曰仁義而已矣節　張彦陵曰王亦曰仁義直是要他行仁義何必曰利直是要他不求利不只説不説便罷　綱目於諸國未稱王之前則正名書侯如曰魏侯斯卒齊侯来朝之類既稱王之後則改書君

如曰楚君類卒魏君營卒之類此法本春秋不與吳楚例然則孟子書王可乎曰春秋綱目所以正萬世之法也孟子稱王者所以明遵時之義也綱目亦止書君而不純依春秋楚子之例蓋此時天命已改朱子亦不得尊周矣

附車乘考　車乘之制包氏謂十井出一乘方百里之國適千乘是八十家出一乘也此雖與孟子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之說合然朱子疑其非

八十家所給　馬氏與前漢刑法志俱謂千乘非百里所能出必方三百十六里有奇方能有千乘刑法志本周禮謂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甸凡六十四井出車一乘則是五百十二家而出一乘也馬氏本司馬法謂井十為通通十為成成出車一乘則似八百家而出一乘丘氏曰甸方八里旁加一里則方十里為一成積百井其中六十四井為田其三十六井則山川城郭以四數之者田之實數也司馬法

以十數之者兼山川城郭而言也然則馬氏與刑法志之說其實一也朱子謂馬氏說八百家而出一乘者偶誤耳葢總之千乘非百里所能出矣　按孟子公侯百里之說與周禮公百里侯四百里之制雖不同然周禮之所言者乃附庸也則疑所謂千乘者亦兼附庸而言非必皆其國之所有大夫百乘亦以其所統屬而言非必皆其家之所有也集註謂地方百里出車千乘者亦大槩言之耳　程氏復心謂是孟

子假設之言蒙引謂直是孟子之誤恐俱非也　又按邢氏論語道千乘章疏云千乘有七萬五千人則是六軍矣禮天子六軍出自六鄉萬二千五百家為鄉萬二千五百人為軍地官小司徒云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是家出一人鄉為一軍此則出軍之常也天子六軍既出六鄉則諸侯三軍出自三鄉閟宮云公徒三萬者謂鄉之所出非千乘之衆也千乘者自謂計地出兵非彼三軍之車也二者不同故數不

相合所以必有二法者聖王治國安不忘危故令所在有出軍之制若從王伯之命則依國之大小出三軍二軍一軍而已若其前敵不服用兵未已則盡其境内皆使從軍故復有此計地出軍之法又按陳祥道禮書曰賦雖至於千乘而兵不過三軍三軍五百乘而已則五百乘三鄉之所出也千乘闔境之所出也　按依邢氏陳氏之說則千乘止是都鄙之所出尤非百里之國所能辦矣益可信其兼附庸而言也

可疑者天子六鄉方百里故能出千乘尚書大傳曰古者百里之國三十里之遂二十里之郊如此則安能出五百乘且三鄉旣有五百乘則三遂復有五百乘是鄉遂所出巳有千乘此亦未必然也竊恐天子六軍出自六鄉諸侯三軍則出自三鄉三遂似為近理試質之髙明者　陳祥道禮書曰古者或以甸為乘或以乘為甸以甸為乘稍人掌丘乘之政令禮記惟社丘乘共粢盛是也以乘為甸春秋衛良夫乘衷

甸兩牡是也蓋乘者甸之賦甸者乘之地　按都鄙

有甸法鄉遂無甸法而周禮以遂為邦甸者意者以

其外拒於甸而名之也

王立於沼上節　龜山楊氏曰梁王顧鴻鴈麋鹿以問

孟子則是曰字當連上也　按梁王口中說賢者不

要太深彼自誇盡心之主未必自居不賢須說有分

寸

賢者而後樂此節　所爭在賢不賢不在樂不樂梁王

著意在樂不樂孟子著意在賢不賢上　賢者而後樂此二句只虛說為是故下二節方發明其意存疑謂樂非人君所禁但要能享與不能享爾賢者而後樂此能享其樂也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不能享其樂也似非此節語意　張爾公曰唐憲宗元和七年上御延英李吉甫言天下已太平陛下宜為樂李絳曰漢文帝家給人足賈誼猶以為厝火積薪之下不可謂安今法令所不能訓者河南北五十餘州烽火屢

警水旱時作倉庫空虛此正陛下宵衣旰食之時豈得遽為樂哉上曰卿言正合朕意退謂左右曰吉甫專為悅媚如李絳真宰相也

經始靈臺節　經之營之不對經之承上經始來言既經之而即營之也諸家未有明說愚意如此　東陽許氏因魚鳥上看出文王德被萬物此非正意正意只是民樂其樂意　古之人即指文王與民偕樂二句俱貼文王講蒙引存疑淺說皆然然則當於言外

推開以見凡為君者皆當與民同樂而後能有其樂也　翼註曰與民偕樂是平日仁政不是以臺池之樂偕民　張彥陵曰偕樂指平日治岐之政說　翼註又曰滿堂而飲酒有一人向隅而悲泣則一堂皆為之不樂故必與民偕樂而後樂此蓋一本萬物之心若但以危亡不作而能享其樂則淺矣　艾千子曰即此偕之一念胸中之天地自舒目前之境界自活偕樂處正是能樂處　徐儆弦曰能樂處是中和

位育天地變化蕃盛氣象

時日曷喪節　民欲與之偕亡二句似亦當貼桀講註引此以明云云似亦當補在言外　張彥陵曰豈能獨樂句不必說到覆亡民情到偕亡地位滿目皆愁慘之象君心下自是不樂豈能晏然稱快於臺池鳥獸之閒故能豈能相叫應正見人君不可不公樂於民耳　覆亡亦須兼說

寡人之於國也章總旨　張彥陵曰按通章當以盡心

二字為主盖王者之政王者之心為之也看他許多經制區畫那一件不從不忍之心做来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惠王自謂盡心乃其所移者特民間之粟耳而况不知檢不知發心忍極矣安得言盡耶孟子抉出病源以動其不忍之良　徐岩泉曰天地以生養為心而以其所不及之權付之君故君也者乃大寄之以生養之權者也斯民失所頼之以區處而雨晹氣數不齊頼之以燮調聖人參賛化育

之功正在於此却乃於凶荒札瘥漫不知所以處之

徒歸罪歲凶天之立君之意至此孤矣況有虐政以

使民飢而死耶　徐自溟曰此章重養不重教重農

不重桑重穀不重材木治貴因民不貴移民貴在平

時不貴在臨荒時貴得民心不貴較民數貴屢恤天

下不貴轉移一國

寡人之於國也節　張彥陵曰盡心就救荒上說河内

四句正盡心之事移粟比移民更重移民以就粟復

移粟以就民委曲區處益見盡心處　徐儆弦曰盡心焉耳矣此便是梁惠王的病根假如不違農時兩條自有許多設施措置法制禁令全無施為只是一個盡心便是有其心無其政與宣王不忍一牛之心一般　張彥陵曰何也二字是推到歲凶上去見得人力無如之何便含罪歲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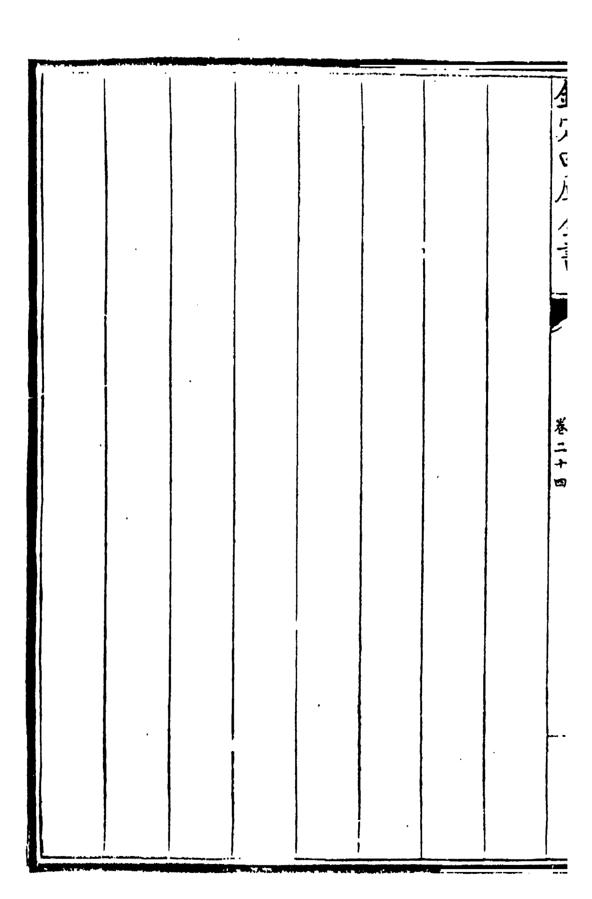
不違農時節　蒙引講不違農時極與註合但看来兼四時農隙講亦可不知註何以專主冬言想是欲舉

其要者言之耳　張彦陵曰不可勝食勝用只説生殖繁多尚未到人食用上養生喪死無憾方是食用

又曰無憾二字最重葢王道本乎人情使生計稍立人心不至渙散然後可以創制立法以圖經久

又曰勿以不違等盡言因天五畝等充是人為要曉得不違不入時入亦係乎人田里樹畜之生息亦本於天段段是聖王心思段段是天地利澤　此說雖似背註然註所以專以

闕



寡人願安承教四節　張彥陵曰只將四句相形說去

不言厚斂而厚斂自在其中

獸相食兩節　獸相食節似就是非上論作俑節似就

利害上論看来蒙引意亦如此但說得不甚明白

晉國天下莫強焉章總旨　此章論仁政與上章一樣

只是先除其虐政所謂王道之始王道之成者俱未

暇及他日告齊王曰耕者九一仕者世禄關市譏而

不征澤梁無禁罪人不孥似亦只是省刑薄斂之事

張彥陵曰通章總以百里可王句為主以施仁政三字為綱以省刑薄斂為眼目而精神轉折處全在暇日二字上　以彼奪其民時看来知此說為有理說　又曰日省曰薄全要發他不忍的念頭方切仁政上暇雖是耕耨之暇正是刑賦所寛之日也蓋煩刑横征民皆重足而立矣　嚴刑由於重斂蒙引亦有此意然須知此是餘意本文只是平列　耕耨以

晉國天下莫強焉三節　張彥陵曰晉國莫強指先世

下依註是省薄之效然是說能省薄然後民得盡力於耕耨而有暇日以脩孝弟忠信非謂一省薄而自能耕耨上不必教而自能孝弟忠信也　張彥陵曰脩即脩整之脩不但是講明入事出事正自脩也孝弟是百行之本忠信只是一誠貫乎百行中者勿分屬　入事出事雖正是脩然語氣非以入事出事為脩之實也脩就自家身上說入事出事對父兄長上說翼註曰脩不但講明便有身體力行意說得極是

又曰入以事父兄出以事長上正是脩也非脩以後事也則說得欠分明矣 孝弟忠信蒙引分貼父兄長上存疑不分存疑較長淺說亦從存疑 可使制梃蒙引有二說一說則是以彼奪二節為所以可使撻之故一說則是以可使制梃為在我有必勝之形以彼奪二節為在彼有必敗之勢蓋可使制梃猶未能無敵也至下二節則直言其無敵矣後說為勝

彼奪其民時三節 奪民時只是以嚴刑重斂奪之不

必開說　梁無知曰疑最害事人之所以不聖賢治之所以不帝王者俱是疑作梗耳若能自信而不疑何事不可為

孟子見梁襄王章總旨　張彥陵曰通章大旨只重不嗜殺人四字然要得久旱易為雨勞民易為仁意徐儆弦曰孟子告幼君先發其不忍人之心所以正其本也

孟子見梁襄王二節　惡乎定淺說曰蓋謂列國分爭

天下當待何人而後定也愚意蓋謂天下當待何時而後定也淺說似未是　定于一時解有以廢封建之意說者大謬周之盛時千八百國何常不是一耶就能一之四節　徐玄扈曰世豈有嗜殺人之理人豈有嗜殺人之心只緣嗜利故嗜殺興兵搆怨是也嗜欲故嗜殺如狗彘食人食是也人主能回殺機為生機則能轉不一為至一　翼註曰不嗜殺人包得廣如刑罰稅斂皆闕　人不但操刃也　不嗜殺人之

所以能一者以當戰國之時也蒙引說得最好然須知此是王知夫苗以下意思此處似未當露此意存疑已見及　徐儆弦曰受牛羊而為之求牧與芻尚不可立視其死况為人之牧而甘於殺人惡在其為人牧哉故不曰天下之人君而曰天下之人牧此牧字嗜字中却有深意　翼註曰望以心言歸以身言

齊桓晉文之事章總旨　翼註曰全章分五段看首段

至是心足王是斥伯崇王而許齊王之足王内保民二字是一章之大指不忍二字乃是保民之源頭次段至遠庖廚是啟王以察識次段至善推所為是啟王以擴充次段至孰能禦之是揣王不能擴充者病在求大欲發其病而藥之末段說到制民恒產正是保民之實政　愚意分六段更妙自王說曰至折枝之類也另是一段是明其可以保民而王自不為也

張彥陵曰齊王病根在大欲二字故開口便問桓

文下文闢土地朝秦楚莅中國而撫四夷正桓文事志向桓文則悖其真心興兵構怨以戕生民皆不暇顧故孟子以王道奪伯功而以保民不忍之方藥之

齊桓晉文之事兩節　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不可謂仲尼則道而仲尼之徒則不道蓋如春秋所記只是紀其事錄其功而已至其經營伯業之事則固未嘗道也玩大全范氏朱子之說可見王氏若虛說欠分明　胡敬齊曰聖人不忍生民塗炭故取伯者

之功聖門明脩己治人之道故羞稱伯者之事

德何如節　王以道言若只論其功則下文朝秦楚等

宣王固已欲之矣　保民而王見得甚易甚平　張

彥陵曰此處保民慢露心字　陶逸則曰保有保養

意含下衣食保有保全意含下老幼敎育保有保恤

意含下凶年死亡保有保護意含下興兵搆怨

若寡人者節　存疑謂羊血如何釁得鐘孟子姑以此

贊之主於開導其君耳看來如何見得羊血釁不得

鐘此意殊不必

是心足以王矣節　張彥陵曰問愛牛之心如何便足保四海李衷一曰心只是一箇心但人只為私意旋起便把真心來蔽了若無所蔽處真心自然透出來齊宣於觳觫之牛無些些相干故無所蔽真心便自透出若於百姓這點良心豈沒有只為爭地爭城便殺之而不惜窮奢極欲便横征而不惜逞氣作威便嚴刑而不惜此不忍人之心苟無這幾般遮蔽照依

見牛而發勃不能已百姓安得不愛故知愛牛愛民同是此心只是蔽不蔽發不發耳孟子啟迪人這極是痛快處　此章心字正對桓文之事看　張彥陵曰連百姓以王為愛亦是假設疑團當時未必有此語　問此所謂察識止是察識其愛牛之心乎曰雖是如此然孟子之意是要他認得此心既認得則後遇善心發時皆可識矣然後有以為擴充之地矣東陽許氏說甚明　新安謂王有愛物之心可知其有

仁民之心爲欲所蔽而要其擴充耳　擴充即推恩也　推有二由愛物之仁術反而得其所以親親仁民者此逆而推之也由親親而遞推之以仁民愛物此順而推之也南軒雖謂孟子非使之以其愛物者及人然其實推内兼有順逆二項也　論來所謂擴充者心上也要擴充事上也要擴充由心而達之事亦可謂之擴充然此章只重在心上有其心斯有其事也亦有有其心而無其事者只是其心未至爾如

宣王愛牛之心真切自然生出個術來心與事不分兩項也故集註所謂擴充者只是擴充其心而政自該在内後面說推恩說發政說制産雖俱就事說然皆本心上來四端章亦然若離婁首章則重在政上所謂有仁心不可以無仁政也此另是一樣說話

誠有百姓者節　張彦陵曰然字雙頂愛與不忍来即字恐是即如夫子所言之意若作不及計較意則齊王此時已能察識矣

王無異於百姓之以王為愛也節　翼註曰古人文字意在筆先先有仁術一解乃有何擇一難也　是誠何心為愛為不忍自家都不識了

無傷也節　四書脈曰無傷也言以羊易牛無傷於不忍之心也　翼註曰不忍一牛是仁曲全不忍一牛之心而不為禮所妨碍是為仁術勿以牛得全鐘得釁乎說則又是一禮術矣　徐用齋曰仁術二字乃通篇一大樞紐仁者含天地萬物之體術則可以妙

天地萬物之施下文所發之政所制之產皆術之顯用處　此節術字雖要緊然却不重在術上只是見術正所以全其仁無傷於其仁也可以見王之此心本無不善　翼註曰見牛未見羊勿平說所見止此牛故不忍之發獨注一牛若羊則未見不妨以代其死耳　張彦陵曰易牛時全不曾打點若一打點便又有一個不忍出来　蒙引曰謂之理未形以是時未有心可言故曰理而已蓋理素具於心隨感而發

者也按蒙引太拘集註所以上言心下言理者不過是互文耳　四書賸曰見生不忍見死聞聲不忍食肉此心人孰無之只為經過庖廚聞見得多遭雖知可憐而奪於祭祀宴享必不可廢故且忍情食之一次兩次後便心硬了如看刑人眼慣便不見慘久之不忍之心日忘日絶君子於此有術焉只是不經庖廚使此心養而不發待有遇而發時決不使發而不遂也　沈無回曰遠庖廚是君子善養不忍之心處

所謂仁術也王以羊易牛便是此意故孟子實之使之自信見此心雖君子不過如此可見得禹湯文武同此血脈耳

他人有心節　張彦陵曰齊王口口說不忍竟不知不忍是何心被孟子見牛未見羊一句打動觳觫光景宛然在目方識得此心不從外得　沈無回曰疑問補云戚戚所謂不忍觳觫之心也但昔日得於偶觸而不覺今得於開啟而認取爾　又曰齊王止見得

一牛之不忍耳而不能自見其不忍之量故問曰此心之所以合於王者何也不知以此不忍之心保民而王與易牛別無二法

有復於王者節　張彥陵曰用力用明用恩此用字最好人皆有力有明但自不用耳為不用恩正獨何與之故

不為者與不能者之形何以異節　姚元素曰孟子既要王擴充何不就以老老幼幼說明與他只緣齊王

認保民而王甚難故先分疏其難易緩急使之了然

而後告以用力處

老吾老節　此節是一意反覆大意謂王道甚易不過

在推恩但施之要有序耳何難之有存疑可玩　看

来只老吾老三句意思已盡了有循序意有不難意

言循序而推之甚不難也引詩只作一證故推恩至

而已矣則但是結上語故推恩二句結老吾老三句

古之人二句結詩古之人雖通指堯舜三王然其實

即指文王推廣結之不是另尋一諡也故曰只一意反覆　翼註謂天下運掌且只重運掌見推恩之易意便不與保四海相犯善推其所為却重善字見推恩之序意方不與舉斯加彼犯重如此看則前後文氣兩樣了恐未融　又曰運掌有守約施博意即寓心字詩不過證之耳　徐岩泉曰天下可運於掌者天下雖大老幼同也吾不過以吾老老幼幼者而及之只是一個法子不須别法　翼註曰王者以天下

為家故曰家邦純指國言　李九我曰善推只是無欲以蔽其心則親親仁民愛物之理隨感而見推行之下自然毫髮不差無容一毫調停斟酌於其間

雙峰說得順推逆推二意明白但須知此節本文只說得順推若逆推意自在言外　翼註曰今王恩及二句與前段辭同意異前段承有復於王来是說易其所難而反難其所易此段承善推其所為来是說先其所後而反後其所先前獨何與是起下不能不

為此獨何與是起下興兵構怨

權然後知輕重節　上文既言獨何與則宜緊接興兵構怨矣却又說權度一節者何故蓋先言民物之不可倒置然後說出所以倒置之故也輔氏說極明

不忍之心方發則欲其察識不忍之心既敝則欲其量度　徐岩泉曰大學治平之效自格致始孟子教齊王保四海直打個權度出来便是良知作用

抑王興甲兵節　張彥陵曰興甲兵三句串說興甲兵

以危士臣而與諸侯構怨重在危士臣一句正見其不保民而功不至於百姓處　曰然後快於心與又是挑動他不忍之心見得愛民之心亦所必有但為欲所蔽耳　註曰欲其以此而度之也蒙引謂此又是一重度了最是不可以此節為正解王請度之也蓋集註不過謂此節亦有度的意思其實此節度又非上節之度也　興兵構怨是所以不合權度處朱子小註謂此便是不合權度處稍差若謂此亦是不

合權度處便不差是即蒙引所謂又是一重度也

王之所大欲節　張彥陵曰孟子亦知王之大欲不在肥甘五者只借此以形出他好大喜功之心　又曰王之諸臣二句似冷實是輕覷齊王口氣盡在廷之臣不過順指氣使供耳目口體之人耳可謂齊無人焉

若是其甚與節　董思白曰鄒敢與楚戰便見鄒有不自量之意分明道著齊王倒轉便不是　方千里者

九只是大縣說新安陳氏以九國實之不是然則宋中山豈與秦楚同為千里耶

今王發政施仁節 張彥陵曰此節承上反本來發政所以施仁串說四欲字正與大欲欲字相應要見得合天下之欲為欲方是大欲此只就士農商旅心上說至孰能禦方說他歸附 唐士雅曰發政施仁即從愛牛不忍之心發出士農商旅皆來歸者即運掌保四海之意 發政制產皆本仁心來但發政施仁

句施仁二字頗輕蓋本於仁心而發政以施其仁也不可即以白文仁字為主翼註不是又兩個反其本只指發政制產但發政制產則又從仁心上出來耳言發政制產則不必言仁心而仁心自在其中矣

吾惛不能進於是矣節　徐儆弦曰孟子畧道幾句便能使王笑又能使王悅又道幾句王却笑而不言又道幾句王即云吾惛不能進是皆精神鼓舞處亦一篇中之機關也

無恒產而有恒心者節　張彦陵曰此節雖有士與民兩樣只重民上下言無恒產之弊至於罔民可見士既不可多得而民又至於易犯刑此恒產所以不可不制也罔民二字又打動他不忍之心　析疑鄧定宇曰人之有恒心者有所顧忌檢束是有所不為矣其恒心則無所檢若無所檢則無所不為矣　又析疑曰因無恒心許多曲折非全無也　張彦陵曰放辟邪侈便是無所不為無兩層

是故明君制民之產節　張彥陵曰此節制字重看有區畫分授周詳意思在必使字貫下四句合看纔見制產之妙

令也制民之產節　張彥陵曰按明君制民之產令也制民之產其制產未嘗不相同也然從救死不贍看來此非百畝之田之制也因其所制之產而立為厚斂之法耳名為制產民且為產所累矣安得謂之恒產　又曰恒心只是一個虛而言之則曰善實而言

之則曰禮義又曰禮義要對放辟邪侈説
五畝之宅節　張彦陵曰五畝節正是制民恒産之法
五畝百畝蠶桑雞彘是一定之制其區畫之妙全在
樹畜以時勿失勿奪上可以衣帛食肉正與仰足以
事父母應可以無飢正與俯足以畜妻子應庠序一
段正與驅而之善民從之也輕應所謂有恒産者有
恒心也老老幼幼各得其所此等作用俱從不忍一
念區畫出来所謂仁術也　翼註曰五畝之宅専重

制產遏而謹庠序之教特帶言以應上恒心耳與告

梁王不同

附張侗初雍訓曰孟子打動人都在本心上透入不

忍觳觫即所謂乍見孺子入井之一念也這謂之仁

然不忍孺子入井畢竟當下千思萬想要尋個方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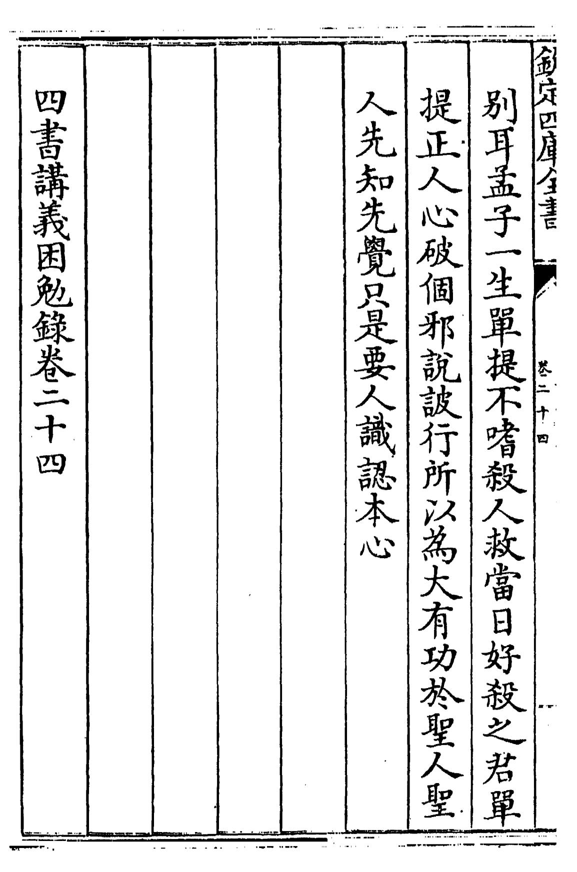
去救他決不孟浪就過了只此便是個術此術就不

忍入井一念合并来的不忍觳觫以羊易牛也就從

不忍一念合并来的直捷發生處自有一個神明區

晝這謂之術若說箇羊小牛大此是愚人在牛羊上起見不根天性發生這就是納交要譽惡其聲念頭了所謂術者非委曲周旋轉移計較之謂也孟子曰德慧術知有此德慧自然有此術智有一種真念頭便有一種真妙用莫為而為莫致而致連齊王自已也不覺　又曰齊王不忍若在牛羊上起見便埋沒了本心夷子厚葬其親若在葬埋上起見便抹殺個仁孝因葬埋有厚便有個薄來對他此皆從禮制既

備後較量厚薄也與本心何干且追溯當初沒有禮制的時節而掩之一念却是何念因此而起葬埋則葬埋原已屬厚道矣墨者以薄道矯之只在太厚上生分別也夷子一向為厚薄之説所狃却忘了本心令把本心喚起来但憮然曰命之矣識得本心稱家有無薄亦是厚不識得本心金棺石槨厚亦是薄指出此兩段見術不是人為的術道不是人為的道大抵道術人各一見如管商老莊孫吳只因原頭差



别耳孟子一生單提不嗜殺人救當日好殺之君單提正人心破個邪説詖行所以為大有功於聖人聖人先知先覺只是要人識認本心

四書講義困勉錄卷二十四

四書講義困勉録卷二十五

贈內閣學士陸隴其撰

梁惠王下

莊暴見孟子曰章總旨　張彥陵曰試觀常人之情獨樂不若與人之甚與少樂不若與衆之甚而況為民上者乎故觀疾首蹙頞之民則知獨樂之效觀欣欣喜色之民則知同樂之效夫好樂之公私稍異而民

情之向背頓殊可見樂論公私不論今古今王與百
姓同樂則王矣何論先王與世俗哉
莊暴見孟子曰三節　湖南講曰樂有情有文若論文
則一代有一代之制作逈然各異論情則樂不過導
和宣鬱有何不同
可得聞與節　翼註曰此節且只泛就常情言未說到
人君上與衆衆字亦不指百姓只是多人也　張彦
陵曰獨樂二段不是問他全是啟發他一段公心以

為言樂張本

臣請為王言樂四節　彦陵曰此兩節俱是設兩個情景如此非齊王實事　按令王鼓樂不論今樂古樂徐儆弦曰舉疾首蹙頞舉欣欣然有喜色皆不問其今樂與古樂也下一舉字便有意思在　吴省菴曰一不與民同樂便是好樂未甚民便疾首蹙頞則雖好先王之樂何裨於治一與民同樂便是好樂甚民便喜色相告則雖好世俗之樂何妨於治　大全辯

或曰頞阿葛切說文云鼻莖也從鼻曷作齃史記蔡澤傳魋顔蹙齃齃即頞也額鄂格切說文云額顙也本作頟按鼻莖與額顙異集註頞額也誤疏云蹙其鼻莖朱子獨不采用何歟　張彦陵曰車馬亦謂之音者升車則馬動馬動則鸞鳴鸞鳴則和應故也　存疑謂何以上不當用不然二字看来即用不然字亦不碍其為欣幸之詞依蒙引可也附羽旄考　禮書曰周禮司常掌九旗之物名日月為常王交龍為旗

諸侯通帛為旃孤卿雜帛為物大夫士熊虎為旗師都鳥隼為旟州里龜蛇為旐縣鄙全羽為旞析羽為旌然熊虎為旗而九旗亦謂之旗經傳凡言旌旗是也日月為常而諸侯之旗亦謂之常行人公侯伯子男建常是也交龍為旗天子之常亦謂之旗覲禮天子載大旗是也析羽為旌天子至大夫士之旃亦謂之旌樂記龍旂天子之旌是也亦猶五溝皆謂之溝五涂皆謂之涂八法皆謂之法也　又曰干首注以旄旄首注以旌

則羽毛所以為旗飾也旗皆有羽旄而全羽之旞析羽之旌又與夫飾旗者異矣　按禮書則是旌旗二字在九旗中未有專指若大槩言之則旌指竿首之羽旗指畫帛又舉旌可以該旗舉旗可以該旌故註曰羽毛旌屬蓋旗總名羽毛特其屬之一也小註引全羽析羽欠明

文王之囿方七十里章總旨　管登之曰朱子嘗謂文囿在三分有二之後論世得矣猶未察其地也周

都岐豐山林多於原野囿雖七十里未嘗奪民耕稼之地而民反食其利安得以為大齊都營丘郊關之內方四十里即有山林可依必侵及民之耕地焉然三代之衰國以四時之蒐苗獮狩為一重事而民俗澆漓日甚無禁則法弛儒者不可執孟子之說而謂齊國可以無囿囿禁可以無設也　張彥陵曰齊王就制度上說大小孟子在民心上說大小上下相形全要得引誘齊王意

文王之囿方七十里兩節　張彥陵曰民以為小不是嫌他小只是不覺得大蓋若已有之併其大亦忘之也若説囿之所出有限民之所取無窮反覺私而有意蒙引主此殊誤

臣始至於境節　蒙引曰國外百里為郊郊外有關關蓋與鄰國交接之界限也以此推之恐謂太公周公之封齊魯為方百里者為可疑按蒙引不是依禮書古者百里之國二十里之郊註云云者以此時齊地

已不止百里耳豈可遽以疑周公太公之初封乎

交鄰國有道乎章總旨　張彥陵曰通章雖分知仁勇三段合之總成交鄰之道其意總歸在安天下上

徐儆弦曰仁智與勇理無二致而交鄰除暴事不相妨苟仁專恤小而不顧養亂以殘民智專事大而不知自強以立國則仁必貽害於人智必受辱於己反為不仁不智了故湯事葛而征葛句踐事吳而誤吳則勇又濟其仁智之不及者也　知仁勇本不可以

事分只如以大事小一件非知仁勇兼備者不能不必說到事大而後見其知說到除暴而後見其勇也餘俱倣此然此章則以事分配者也葢以大字小非不可以見智勇而藉仁處為多以小事大非不可以見仁勇而藉智處為多除暴亦然　知仁固分配事大事小矣而知者仁者則似不必分為兩項人如一人也方其事小則見為仁方其事大則見為知耳然此章則又分為兩人者也有一等自然合理之人則

能以大字小有一等不敢違理之人則能以小事大惟勇則即就知仁内見耳　知者仁者既分為兩項人則所謂以大字小以小事大者似亦是交互言之也仁者非不能事大智者非不能字小但有安勉不同耳然此章則又不作交互看者也仁者雖亦能事大而知者則未必能字小蓋樂天畏天雖總是一個理然既有樂畏之不同則其所見為天者亦不能無淺深之别故以大字小之天有非知者所能知者矣

此知者與利仁者又較淺也　右上三條首條無可議下二條亦依大全蒙存如此講耳湯睡菴四書脈曰仁者知者不是兩樣人以所處之勢異也似尤直捷當俟再定

交隣國有道乎節　大全辯或曰文王事昆夷但與民休息不忍窮兵黷武與漢文帝無異屈體和親則昆夷非其比大約如漢宣之撫呼韓耳周自太王而後夷狄漸衰漸遠岐周之境文王安輯其部落亦僅猶

後世之處降夷所以終武王成王之世未聞有事西北只東土一帶尚煩經營此周初得盡力東方之本也

以大事小者節　四書脈曰以大事小四句說他這等含容是樂甚麼乃樂天者也這等敬謹是畏甚麼乃畏天者也天即理也我為大理合當含容我為小理合當敬謹　按淺說先講天字睡菴先講樂畏字俱可若睡菴又云只重二個天字樂字畏字巳上面發

了此却不是天字獨非上面所已含乎 張彦陵曰樂天畏天上文事小事大内已含此處只㸃出天字以顯仁智之妙耳不是推原所以事大事小之故也

又曰畏天不但不敢侮大挑釁兼有兢兢自治意

翼註曰樂天畏天天字還是上天但究言之則是理而已保天下保一國俱是實事不止是氣象規模

四書脈曰在已無可乘之釁在人無興師之名

此節不過見得交隣之善以見其道之當盡耳非别

其優劣也　理與勢分言之是二件合言之亦只是一件凡勢之所不可為者亦是理所不當為而理所不當為者勢上亦自行不去故註於首節兼言理勢而次節只以理言存疑亦明若離理之勢君子有所不計矣

畏天之威三節　按淺說以王請無好小勇以下不粘著交隣意不必　敵一人當活看蓋勇之大小不在所敵之衆寡漢武帝之出師塞北隋煬帝之渡海征

遼元世祖之興師日本豈是敵一人者然豈不是小勇　大字意雖在下三節然如淺說講云勇之大者據義理之當然發吾心之震怒敢誅天下之所當誅不避衆人之所畏避出其鋒刃雖千萬人不可得而當也王請大之如此說却不妨

王赫斯怒節　游立軒曰侵阮不已則其害之滋蔓無已亦天下之憂也故一遏密人而有以答天下之望豈惟阮民安天下之民舉安　吳因之曰此文王之

勇也氣脈從寡人好勇來言王以好勇為疾如詩所云這豈不是文王之勇但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則其勇大矣武王節同　蓋以文王之勇而形出好勇之不足為疾也要看得言外來歷處　翼註曰此文王之勇也未可露大字下句方見其大

天降下民節　張彦陵曰天降五句推上天立君師之意有罪無罪二句言已必盡君師之道一人二句是孟子釋書辭　饒氏謂書之越厥志指君而言君字

即指武王也　翼註曰一人泛說不指紂　焦漪園曰文王大而密人小文王嘗事小矣密人終不可化則一怒伐之而亦不害其為仁是其勇也仁者之勇也而奉天討者亦樂天者矣武王小而紂大武王嘗事大矣紂終不可化則一怒伐之而亦不害其為智是其勇也智者之勇也而奉天討者亦畏天者矣

令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節　李衷一曰一怒安民非即併鄰國而有之或鄰人悔禍可與更新則元兇

既剪依舊和好如初吾不殄彼之祀便是仁吾可固
吾之圉便是知小大咸獲其安便是天下之民舉安
以此言一怒之勇亦是交鄰之道也
齊宣王見孟子於雪宮三節　張彥陵曰非上之非是
非議非也之非是非理　存疑謂樂民四句泛言上
下休戚相關之情樂以天下二句方正就為上者身
上說亦不是　張彥陵曰樂以天下二句言憂樂之
大同要模寫一段渾融浹洽的光景然此二句不是

另一層就在上四句看出兼君民言而以君作主言人君以已情通於民因使民情通於已是人君憂樂不以已而以天下也葢民之樂君憂君皆君以之憂樂通天下此全是太和景象故謂其可王

昔者齊景公問於晏子曰節　翼註曰何脩脩字亦莫放過下面巡所守述所職補不足助不給正是所脩也

天子適諸侯曰巡狩節　蒙引謂巡狩述職說恩惠及

民不得殊不是吾以為巡狩述職之惠較補助更大但補助之惠顯而易見故民之所歌者乃在彼而不在此耳 按翼註以此節重在省耕省斂然看来殊不必蒙引存疑淺說亦皆大槩說 玩存疑則補助不止是發倉廩勿拘為妙 四書脈曰觀夏諺所云安有人不得而非其上者 張彥陵曰為事亦所以為民此意只可渾見不可分無非事者以上為為事省耕二句為為民遊豫乃是一意自巡省而行謂之

遊自暇豫而出謂之豫休助亦是一意自上所與曰助自下被惠曰休　蒙引存疑雖有分别之說然此是解字義有此意若此章正義自當作一意看也

令也不然節　顧麟士曰按通義白雲許氏曰師行而糧食謂師衆從君行者皆裹乾糧而往故有飢而弗得食者與大全熬米麥乾飯語較合　按麟士此說與蒙存淺說不同然似可兼用　蒙引存疑俱云胥讒就是作慝不是淺說明　張彦陵曰讒是謗慝是

怨還作兩意因其有謗言而見其有怨心也　方命虐民句只是上面意帶說下来言彼既方命以虐民而飲食之若流闕　為諸侯憂也飲食若流是指食前方丈之飲食存疑謂是就糧食一句說不是

從流下而忘反謂之流節　四書脉曰從流節是實事不但釋其義也　張彦陵曰兩忘反兩無厭字最重

翼註曰田獵者蒐苗獮狩各有其時故以廢時屬荒飲食者祭祀賓客各有其事故以失事屬亡　然

須知此種亦是互文耳

先王無流連之樂二節　翼註曰惟君所行不是聽他自擇分明要他決意從古　按晏子口中實兼今時之弊說但不是聽他自擇之意耳存疑最明

景公說節　張彦陵曰大戒三句重在補不足上　樂所以名徵角者只取其切於民事蒙引景公作樂不止二音一段此另是一意葢疑其或如此也不可兼用　顧麟士曰前曰事民後曰徵角是篇中眼目照

應處亦未必為後人穿鑿　景公似不宜作樂其作樂者僭也　徐岩泉曰君之欲最難畜止若非真有一念懇惻忠愛念頭欲致主於王道誰能攖人主逆鱗畜止其欲孟子此言直是借晏子來表巳愛君之意正感動王心處　翼註曰畜以言言好以心言蒙引曰好君而畜之者須畜之於初大畜曰童牛之牿元吉止君之欲心止天下之惡人皆謂之畜畜之於初則易既盛而復禁則扞格而難勝若止之於初

如童牛而加牿則元吉矣　大全辯曰宋仁宗慶歷四年以杜衍同平章事兼樞密使衍務裁僥倖每有内降率寢格不行積詔旨至十數輒納帝前帝嘗語歐陽修曰外人知杜衍封還内降耶凡有求於朕以衍不可告之而止者多於所封還也按衍封還詔旨皆所謂畜君好君

人皆謂我毀明堂章總旨　四書脉曰此章以行王政為主首三節因問明堂而欲其法文王以行王政末

二節因其自誘而欲其推好貨好色之心以行王政只是行王政一意　按以行王政為主最是但睡菴又云前是正而論之後是婉而通之則不是按前三節亦是婉而道之耳　張彥陵曰孟子不論明堂之當毀不當毀與齊王之可毀與不可毀而但言行王政則不必毀總是誘進之詞　又曰舊說重毀邊新說重巳邊新說為是

人皆謂我毀明堂節　楊復曰考工記謂明堂五室大

戴禮謂明堂九室二說不同愚謂五室取五方之義也九室則五方之外而必備四隅也

夫明堂者節　此王者只是以位言淺說曰夫明堂者王者所居以出政令之堂也最得　張彥陵曰按明堂之制久矣宣王豈不知是周家朝諸侯之處未必無歆慕之意故孟子便以立明堂本意告他從他歆慕處引他行王政上去　又曰行王政就平時出政說非指居明堂朝諸侯時事

王政可得聞與節　大全辯卓菴張氏曰北魏文帝欲立逋亡緣坐法崔挺諫曰善人少惡人多若一人有罪延及闔門則司馬牛受向魋之罰柳下惠嬰盜跖之誅豈不哀哉　四書脉曰真是老安少懷天地父母之心焦漪園曰文王仁心之流動充滿處如此

善哉言乎兩節　四書脉曰孟子謂王之好貨何妨昔者公劉亦好貨但據詩所稱公劉非好寶玉財賄也好百姓之有蓋藏又謂王之好色何妨昔者太王亦

好色但據詩所稱非好柔曼豔治也好百姓之無怨曠　又曰按公劉遷邠在平集安定之後故以完積聚為先太王之遷岐在流離播散之餘故以完室家為務上節看兩個有字即所欲與聚念頭下節看兩個無字即所惡勿施念頭文王發政施仁不外乎此

好貨好色上看出盡性來其意有二一是所好得其正註所云循理是也一是能推以及民註所云公於天下是也引公劉詩見其能推以及民也引太王

詩見其所好得其正也各是一意然此章本意重在與民同上故於太王詩下補説當是時三句見其亦能推以及民公劉詩下却順接故居者三句不補所好得其正意也　周公亦可謂好貨觀周禮可見文王亦可謂好色觀二南可見　直解曰爰及其妃姜女同来與之相擇地方建造城邑以為居止之所

按依直解為是睡菴謂百姓皆胥相以居恐不是

蒙引謂究太王之好色止於爰及姜女而已愚謂此

段當攺云究太王之好色止於爰及姜女而内無怨女外無曠夫而已蓋孟子說太王好色處不但在爰及姜女尤重在無怨女無曠夫也此處睡菴說得明

張彦陵曰當是時三句在避難時說蓋惟太王不與狄人爭鋒所以民人得保其室家耳　心志蠱惑用度奢侈似是對說總是不能行王政之由不必如存疑謂卒歸於好貨也　大全辯卓菴張氏曰先儒每謂賢人之言必引而自高看孟子此章答問全是

因勢利導至不難屈古人以伸己說何嘗自高乃知孟子持身雖嚴至開導人主未嘗不平易委曲

附明堂考　禮書曰明堂之名見於周頌孝經左傳孟子荀卿考工記禮記家語其制不見於經特考工記曰夏后氏世室堂脩二七謂南北之深十四步也廣四脩一其廣益以四分脩之一則十七步有半也五室三四步四角室皆深三步中央室其深四步四三尺四角室其廣皆益以四尺中央益以三尺九階四旁兩夾窗白盛室之四旁各有戶每戶夾以兩窗共為八也白盛以蜃灰堊其墻壁門堂三之二門側室其

深廣比正堂有三分之二室三之一門堂側室比正堂有三分之一殷人重屋堂脩七尋堂崇三尺陛高三尺也四阿重屋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此三代明堂之别也夏世室商重屋周明堂則制漸文矣夏度以步商度以尋周度以筵則堂漸廣矣夏言堂脩廣而不言崇商言堂脩而不言廣言四阿而不言室周言堂脩廣崇而不言四阿其言蓋皆互備鄭康成曰夏堂崇一尺商堂廣九尋理或然也月

令中央太室東青陽南明堂西總章北玄堂皆分左右介與太廟則五室十二堂矣明堂位前中階阼階賓階旁四門而南門之外又有應門則南三階東西北各二階而為九階矣蓋木室於東北火室於東南金室於西南水室於西北土室於中央其外別之以十二堂通之以九階環之以四門而南門之外加以應門此明堂之大畧也大戴禮白虎通韓嬰公玉帶淳于登桓譚鄭康成蔡邕之徒其論明堂多矣特淳

于登以為在國之陽三里之外七里之内其說然也何則聽朔必於明堂而玉藻曰聽朔於南門之外則明堂在國之南可知成王之朝諸侯四夷之君咸列四門之外而朝寢之間有是制乎則明堂在國之外可知然大戴謂九室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上圓下方公玉帶謂為一殿居中覆之以茅環之以水設之以複道通之以樓鄭康成謂明堂太廟路寢異實同制康成以考工記所謂世室為廟重屋為寢或舉宗廟或舉王寢或舉明堂互言之蔡邕謂明

堂太廟辟雍同實異名豈其然哉諸侯之廟見於公食大夫有東西房東西夾而已天子路寢見於書亦東西房東西夾又東序西序東堂西堂而已則太廟路寢無五室十二堂矣謂之明堂太廟路寢異實同制非也宗廟居雉門之内而教學飲射於其中則莫之容處學者於鬼神之宫享天神於人鬼之室則失之瀆袁準嘗攻之矣則謂之明堂太廟辟雍同實異名非也　又曰中之堂曰太廟以其大享在焉故也

古者鬼神所在皆謂之廟　按依禮書則明堂有五室十二堂十二堂環列於五室之外依朱子則明堂止有九室無所謂五室十二堂也朱子之說似從大戴禮今當以此為正但五室之說見於考工記不可盡廢竊意所謂太廟太室者其實有五室也如此則禮書所言惟十二堂之說為非耳餘俱可從　又按依禮書則夏后世室殷人重屋皆布政之處非路寢與宗廟也　又禮書曰謂明堂太廟辟雍同實異名

者彼葢以魯之太廟有天子明堂之飾晉之明堂有功臣登享之事乃有同實異名之論是不知諸侯有太廟無明堂時魯倣其制晉倣其名也　又按月令之明堂與孟子之明堂不同月令明堂指其南三室而言也孟子明堂則兼指九室而言也　顧麟士曰考工記室中度以几堂上度以筵宮中度以尋野度以步涂度以軌恐仍以丈尺度之但堂上用筵故度以筵猶室中用几故度以几耳用車之軌亦必不是

以軌度之以軌之長短之量度之也 又依朱子則四角室皆一室兩名麟士謂皆劈得半為之殊杜撰

大全辯或曰明堂王者所居非謂王者之常居也必王者朝諸侯出教令之時而後居焉亦可以事天地交神明於此地而無愧周人祀上帝於明堂而以文王配之者此也說者乃以明堂為宗廟又為大寢又為大學則不待辯而知其謬矣唯考工記謂明堂五室大戴禮謂明堂九室二說不同前代欲建明堂

者往往惑於二說莫知所決而遂止愚謂五室取五方之義也九室則五方之外而必備四隅也九室之制視五室爲尤備然王者居明堂必順月令信如月令之說則爲十二室可乎此又不通之論也獨朱子明堂圖說所謂明堂想只是一個三間九架屋子者指五方四隅凡有九室之大畧而言之也然則朱子之說其亦有踈乎考工記曰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爲八丈一尺言明堂之廣也南北七筵爲

六丈三尺言明堂之深也若其室象五行之方位有五方則有四隅不言可知矣夫有五方四隅則一堂之地裂而為九室矣又安得通而為一復有九筵之廣七筵之脩乎蓋明堂云者通明之堂也所以朝諸侯行王政者在是所以享上帝配祖考者在是非七筵九筵之脩廣不能行也五方四隅亦惟辨其方正其位隨王者所居之月掌次以帷幕幄帟為之以昭王居以順月令以奉天道耳亦如所謂隨其時之方

位開門是也此其大畧也

王之臣章　張彥陵曰周禮鄉士掌六鄉之獄縣士掌

一縣之獄而士師為之長不能治士就刑罰失宜說

又曰四境之内不治亦只是大槩冷諷他不著宣

王身上　蒙引謂直說在王身上不是　别解四境

之内不治正左右為之蔽也王乃顧左右以釋其愧

沈無回曰王顧左右而言他譬之醫者甫得病症

而牙關緊閉不肯受藥雖有鵲扁將何所施余計其

言其在將出晝之日乎　又曰人悔則不暇顧慙則不能言王顧左右而言他則不悔不慙而游移他之矣所謂吾末如之何者也　按依沈說則王未嘗知慙也然大全輔氏則謂顧左右以釋其慚者葢王之所慙者為孟子所面責所不知慚者已職有不盡也

二說原不相妨

所謂故國者章總旨　張彥陵曰此章要發故國係於世臣而今日當預養親臣為世臣地精神全在如不

得已字下數然後字正其不得已處

所謂故國者節　四書脈曰所謂故國二句有兩個之謂字說者遂云故國之得名以此不以彼然實自國脈所係之輕重上論非徒論故國之得名也　張彥陵曰世臣不是世官乃賢臣而任之久者所謂元老舊臣也然世臣必自親臣始親臣即所謂腹心之臣不是倖臣昔者二句正是無親臣處　睡菴亦主此與蒙存亦合　吳因之曰昔進今亡昨日今日字面

不必太拘只是言纔進用輒便亡去耳全在不知其亡上見王無親臣非徒以亡去為無親臣也

吾何以識其不才而舍之節　司馬溫公曰為治之法莫先用人而知人聖賢所難故求之毀譽則愛憎競進而美惡混淆考之功狀則巧詐横生而真偽相冒要其本在至公至明而已

國君進賢兩節　吳因之曰本說進却提起退一邊者蓋人君用賢用者未必賢固是不愼賢者未必用亦

是不慎故必退之如不得已乃究得個進之如不得已特把退者與進者相形立論只欲得如不得已意思透徹耳須知兩段固各是形容口氣下段又是形容上段但作文自兩扇不必分輕重　卓菴張氏曰矯偽如新莽天下且為訟寃前後上書頌功德者至四十八萬人主亦何從知其非哉後世用人者不但當斥遠左右諸大夫之私尤慎用國人之公可也

左右皆曰可殺節　李衷一曰進賢而及殺人不是把

命討並論蓋人命至重國家所不得已而後為者無如殺人一件三翻五覆毫不敢悞今進賢時用心亦如此慎可謂如不得已之至矣須要得他影借相形意　按此又是一說與存疑作帶說異與南軒新安之說亦異因之主之然玩註似本不如此若陳大士講此節云如不得已之心用以殺人且可況進賢乎則又是一說　翼註頗明依存疑只是命討平說而重在命邊耳因之諸家將上條作影借看殊屬不必

如此然後可以爲民父母節　李九我曰上面踰尊踰戚孟子只就進賢關係淺淺處説直到然後可以爲民父母處方是進賢如不得已的本意蓋唯爲民父母方可以固結人心培植國脉以成故國耳　此與首節所謂故國者三句正相應　翼註曰末節不是説效驗玩然後字可見不如此則有忝具瞻意正見其當慎也承上重用賢邊不重用刑　徐自溟曰君有用舍之權民有好惡之意本民之意以用君之權

則君之權若屈而民之意獲伸方是父母為赤子招好去惡之道玩然後可以四字非許之也乃難之也

湯霍林曰然後可以為民父母此與大學絜矩不同彼重在同民心上此要得兢兢業業體恤百姓意思纔與上慎字相關

湯放桀章　此章仁字是專言而與義對說之仁朱子小註謂賊仁者無愛心而殘忍之謂也稍差　翼註曰義者事物之宜本有秩然之序今賊義者顛倒錯

亂無復秩序辟如一部書將篇次顛倒抉壞便成殘編斷簡矣故謂之殘　方文伯曰君必如桀紂方是一夫君必如湯武方可誅一夫便有扶植綱常意在此即圈外意非孟子正意故圈內不主此然大士合圈內圈外而並言之亦似妙也　陳大士曰齊王之暴政多矣挾一為君之分以馭於臣民之間方欲藉此以自固而孟子從而易之以奪其所恃之權若曰毋為桀紂則已矣而有之寧無虞乎齊王之逆謀

久矣恃一自帝之心以睨乎郟鄏之鼎方且語此以自嘗而孟子從而難之以阻其所出之計若曰其為桀紂則已矣即無之敢自冀乎

為巨室章總旨　吳因之曰通章大旨只是欲齊王大用賢人却全把愛國家襯貼出来言欲為國家須大用賢人令賢人所學者大而王欲小之便是不愛國了國家何可不愛則賢人何可不大用乎蓋舉其所必愛者以激發其用賢之思不是以用賢愛國作兩

開看　高中玄曰齊王治國不知用賢故孟子設言以諷下節只因不任賢上見得他不愛國也雖各為一喻意實相承

為巨室節　按幼字只是學之有素意不必在幼儀上著迹講學字緊對功利之徒方合　張彥陵曰欲字要重看有不肯自小意　董思白曰昔日所學正為今日壯而欲行乃孟子自寓意　四書脉曰舍非真欲其盡棄所學只不委心從之便是曰姑舍明知其

所學之大但我未之能行姑欲其舍而從我庶幾畢

而易就耳則何如猶言獨何謂哉有不足他意

今有璞玉於此節　張彥陵曰愛國不如愛玉是下節

之皮不任賢則必不能治國家是下節之骨須知前

後一脈貫通　又曰則何以以字作故字

齊人伐燕兩節　張彥陵曰勿取取之雖兩開說來然

其意却在取一邊故援天以神其事　愚謂五句而

舉末始不是天然此只是勝燕之天若取燕之天則

猶未可知也故孟子欲其以民心決之

取之而燕民悅節　四書脈謂文武兩邊須抑揚重勿取邊不是玩蒙引自見　楊鞭垓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是天與之也而不取三分有二是人與之也而不取所以為至德豈謂取之不悅而不取哉況文王之得民豈淺於武王其為取之而悅一也但使文王至武王之時只是事殷故取之悅亦不取者文王是也取之悅則取之者武王是也孟子之意只主於諷

齊王言以文王之德猶謂商民不悅而不取延至武王後取取豈可以易言哉　謂取之悅亦不取此意不是蒙引已辨之矣　張彥陵曰按悅與不悅非在既取之後是在先度定之意也引文武只做個証驗不必深為别白　或謂欲得民心當施仁政然則文王豈不能施仁政者曰文王之勢固不可與燕齊之勢並論也玩當路章可見矣

以萬乘之國節

齊人伐燕取之章總旨　沈無回曰燕之亂生於子噲子之燕民原無罪宣王只合誅之噲置君而去之此是上著早不見此行了許多暴虐直至諸侯謀救方曰何以待之孟子於無所待之中代為畫待之之策亦只有置君而後去之一著然昔日行之則時雨之師今日行之則脫禍之策相去千萬矣

齊人伐燕取之兩節　張彥陵曰按湯之行仁全在誅君弔民然誅其君乃所以弔其民不平不止不變此

二句即在弔其民中抽出其景象如此重在湯師不擾上　湯霍林曰怨與望只一意精神全本天下信之信字極妙此信不在臨時須是此心正大光明為天下除殘無一毫貪利之念天下信得我過乃稱時雨之師　四書脉曰望雲霓此是看望民望之是想望稍不同

今燕虐其民節　沈無回曰燕民之簞食壺漿與雲霓之望不殊至與歸市者不止一段相較則氣象大不

俟矣各節俱重下半段　張彥陵曰若字作已然事不可認作設詞天下固畏齊之強也此畏不是好畏乃伺隙之心也此自平素言不行仁政在殺父兄等事見出　焦漪園曰不曰天下之兵動而曰動天下之兵者言兵在天下而動之者我也　依雙峰則齊王當勝燕時只當誅子噲子之不當取其國如此則不但不行仁政不是連倍地已不是了依蒙引則使齊王若用上章之言則燕或竟可取是其不是處只

在不行仁政不在倍地存疑從雙峯而詆蒙引愚謂蒙引是也雖蒙引亦頗游移然吾只從其可取之說而已或謂湯之十一征不是全滅其國則疑雙峯之說為長曰我桀而有天下豈亦不是滅其國乎以此例燕事可也上章固曰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矣又若依雙峯說則上章取不取當抑揚重勿取邊矣不可從淺說亦從蒙引

王速出令節　徐儆弦曰此正答何以待之一句言父

兄之已殺者不可復贖矣猶幸有子弟之係累者可反也宗廟之已毀者不可復完矣猶幸有重器之未遷者可止也諸侯之謀我者不可禁矣猶幸有燕衆之可謀以立君也此是失却第一著猶有第二著也

四書脈曰速字最重猶字與速字相應見得稍緩則無及矣　張彥陵曰通節以置君一句為主

按伐燕事斷從通鑑為宣王十九年事但是年乃宣王末年而燕人畔又在其後二年則疑伐於宣王之

時而畔於閔王之時故蒙引取黄氏日抄之說以孟子所稱齊王而不曰宣王者盡屬閔王甚是　但蒙引又曰按史記齊伐燕有二事齊宣王先嘗伐燕燕文公卒易王初立齊宣王因燕喪伐之取十城是即孟子梁惠王篇所載問答稱齊宣王者也此一事也稱宣王者孟子作於宣王已沒之後故以謚稱齊閔王後又伐燕燕噲以燕與子之齊伐燕下燕七十城是即孟子公孫丑篇所載沈同問燕可伐與者也此

又一事也止稱齊王者作孟子時閔王尚在未有謚之可稱也此雖似有理然玩齊人伐燕取之文法似非指取十城事也不可從

鄒與魯鬨章總旨　丁長孺曰人君欲得民一時之死力當恤民平日之生命鄒民所以不死長者由素無親上之心而所以不親上者由素有殘下之事穆公不咎已而咎民孟子却由有司推到君身上真探本之論

鄒與魯鬨節　四書脉曰書鄒與魯鬨見好戰在鄒不惜民而輕殘之意　疾視句蒙引曰若宥之而不誅則後日將習此澆風麟士曰言今日無以謝有司看来當兼用本文是主後日言謝有司意在言外　翼註曰章中長上字皆指有司惟上慢殘下兼君及有司

凶年饑歲節　張彦陵曰君之民三字要看公只曉得有司是自家的不知民也是君的　張彦陵曰两節

照看即見出爾反爾之意穆公方說死者三十三人孟子便說民死於飢荒者不知幾千人穆公方說疾視長上而不救孟子便說有司莫以告正是出爾反爾處　顧麟士曰兩莫字正對故曰出乎爾反乎爾上慢殘下不必側重有司此處君有司平說自妙至末節則又側重君身耳　翼註曰出爾反爾重怨邊不必兼德　反有司即所以反乎君有司者君之有司也此意亦須認不然只反得有司矣

君行仁政節　張彥陵曰仁政泛指厚下之政說止以散財發粟說太狹　又曰斯字承接有力長上二字蒙上文疾視長上来斷指有司　又曰親上死長正與疾視長上句相應　親上死長斷依淺說翼註指有司言蒙引謂親上兼君有司者謬親上斷依蒙引存疑就平時言淺說謂親之死之俱在危難者謬

按可使制挺句蒙引亦以親上屬危難姑俟再定

滕小國也節　徐儆弦曰兼事不能不事不可因其事

以自結而脩好則得免於事之者之伐因其強以自
庇而求援則得免於不事者之伐文公之謀專恃人
也故孟子教以自守之策
是謀非吾所能及也節　翼註曰是謀非我所能及也
是說乃僥倖苟免之策不足言耳非自謙短於闕
四書脤曰與民守之是未有事時君率其民共守
此城池至當變故君先致死以守民亦為之死守而
弗去　張彥陵曰效死要見是平日仁政所感　徐

岩泉曰死守最難平日須有固結之仁聯絡已久民心方不散到臨難時必須以忠義相激發如張許率民慟哭有背城一戰之決纔有轉危為安移禍為福之理 李恕齋曰是則可為只說箇理之所可為者在是非謂事之必濟聖賢於事變之際只論是非不復論利害

齊人將築薛兩節 四書脉曰非擇而取之二句意以人見岐山之下一傳而六州歸再傳而大統集以為

太王有所擇而然不知當時只為廹於狄人之難不得已在此圖存耳

苟為善節　張彥陵曰君子創業以垂統只求可繼世固有為善而不必王者若取必於王并為善之心亦不純矣　此章存疑淺說所解似妥翼註騎墻之說恐未是辛未閏七月初四衞副憲既齊云此章為善專主既遷之後言極是但衞云遷國如紀侯大去之類恐太說煞或當時滕國另有別邑可遷亦未可知

先要明白了如何樣遷方可講如何樣為善　或如少康之一成一旅則當學少康之事或如衛文之楚丘則當如衛文之事　按註令後世可繼續而行只就事上說　附淺說曰為善只作脩德行政說上章教以死守亦兼愛民一意此章教以遷國亦兼為善一意為善即所以愛民也得民則守可也遷亦可也不得民則守不可也遷亦不可也故曰民者邦之本

又曰今滕為齊所逼不得已而遷之可也然國之

所依者民民之所歸者善非得民何以遷國非為善何以得民　應以淺說為正辛未閏月五日

竭力以事大國章總旨　張彥陵曰此章雖合遷國守死並說意重在守死邊孟子敘太王遷國有許多委曲不忍棄之意述或人效死之說直恁斬絕意自可見　又曰是時滕無棄地如岐者可遷其勢不得不死守孟子必兼言遷者教人去死甚難故令之自擇儒者多說滕無可遷處然孟子既如此說焉知當

日無可遷處或城池有厚薄或形勢有便否雖區區蕞爾豈無別邑戊午五月

竭力以事大國節　顧宗孟岩叟曰事之六句正太王緩狄之策預定遷國於胸中而以空國委之要從事狄處想出攻守機權纔抹倒南渡議和諸臣不然牽馬獻玉便是宋朝歲幣獻納聲口　張彦陵曰屬者老而告之不是與民訣別之詞是率民而去之也

二三子何患乎無君依南軒作與民訣別之言則后

非衆罔與守邦且以累世之赤子而委之狄人非仁也況公劉之遷固帥民而去太王乃欲棄其民而獨往耶其說誠難安矣依蒙存淺說翼註則又似太王有強民之意看來二說兼用為是願從者從願留者留太王固不欲去之亦不欲強之如此說方無病

張彥陵曰仁人以平日有德於民言此是邠人相告勉以急於從遷之詞　翼註曰仁人也兼平日仁政今日仁言二項

或曰世守也兩節　翼註曰註解世守云先人所受而世守之者受字暗指天子而以先人作主

魯平公將出章總旨　王鳳洲曰此章與公伯寮愬子路章同意聖賢於此不但是以天命自諉乃揭出天命所關之大而小人無能為也正是警制奸邪之意

魯平公將出節　顧宗盂曰將出二字便開倖人窺伺之門輕身匹夫自是闇主所愧臧倉一言便已合拍

章素文曰將見孟子四字中有多少勉強周旋意

思在臧氏讒口方敢乘間而入　翼註曰禮義淺看只是裁制人情品節人事使隆殺得宜

樂正子入見曰節　張彥陵曰前以士四句不是問辭乃是折倒平公語三鼎五鼎正填實士與大夫之禮不平　又曰因貧富為厚薄正是順理之禮制宜之義　此因後喪踰前喪之說而言何以不舉喪禮而舉三鼎五鼎之祭禮曰葬用死者之爵孟子於後喪前喪或未必有異也故特舉祭禮以詰之若以後代

封贈之例推之則只是舉祭見喪耳亦可俟再定

樂正子見孟子節　張彥陵曰行止主道言兩或字就人看煞二句不平重止一邊　李九我曰不遇魯侯遇字須重看須是志同道合諫行言聽膏澤下於民以心相遇之謂非止乘輿一見便叫做遇也　按九我說與伯玉同　當時魯侯即見孟子亦未必就行其道於臧倉固可無憾也即使一見關係於行道而為倉所沮亦有天焉於倉亦無憾也孟子只欲發明

天命之意故以行止言之不可即以一見為行陳伯玉謂遇字比見字較深得之矣　按蒙引曰孔孟之不得行其道者天之未欲平治天下也孔孟之不見害於人者天之未喪斯文也饒氏却以論語天之未喪之天字對此天字說為一則取必於天一則取必於已亦看得天字未透徹故岐而二之矣蒙引此條未是若以饒氏將孔孟岐而二之為不是則可若謂其將天字岐而二之則未也　大全辨芑山張氏曰

臧倉雖嫉賢僅沮孟氏耳後世如弘恭石顯之於蕭望之竟傾詆令自裁死天子病悼終莫之罪尤甚者唐玄宗時四方奏請委大閹高力士省閱乃進小事專決將相皆厚結力士以進如此則士大夫出入嬖人門下進退之權皆閹人操之又不必如臧倉之設巧辭以沮孟氏也至穆宗而後八世為宦者擁立凡七君上脅天子下賊宰相奴戮朝士與方鎮相讐而唐遂亡嗟乎若是者豈獨漢唐哉然則宦豎嬖倖之

人始於惑主終於喪邦士之賢且才者不見用義命自安耳能不為天下國家痛哉　或曰有謗周濂溪於趙清獻者趙甚威以臨之濂溪處之超然清獻後悟曰幾失君矣今日乃知茂叔也伊川涪州之行人曰是行也公族子與邢恕為之伊川曰族子至愚不足責故人情厚不敢疑孟子既知天焉用尤臧氏按此皆深得孟氏家法

四書講義困勉錄卷二十五